



印祖文库

主编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 印光法師

# 论儒学

印光法師 著

余池明 选注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1566755



印祖文库 主编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印  
光  
法  
師

论  
儒  
学

印光法师 著  
余池明 选注



上海市  
著名商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印光法师论儒学 / 印光法师著；余池明选注. --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ISBN 978-7-5617-8917-9

I. ①印… II. ①印… ②余… III. ①儒学—文集  
IV. ①B222.0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85205号

华严印祖文库

### 印光法师论儒学

著 者 印光法师  
选 注 余池明  
项目编辑 储德天  
审读编辑 申浩  
特约编辑 苑文越 田清子  
装帧设计 苑文越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http://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18.5  
字 数 159千字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4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8917-9/B.662  
定 价 38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 序言

印光法师（1861—1940），是民国四大高僧之一，同时被教内尊为净土宗第十三代祖师。印光法师幼读儒书，21岁舍俗出家，终清之世，隐居潜修。民国之后，《佛学丛报》发表其论文四篇，渐为人知。随后出世弘法，校正刻印大量佛经善书，尤以净土和因果类善书为多。由徐蔚如居士等搜集法师书信及其他文稿出版流通《印光法师文钞》，由此而法化磅礴于海内外。

印光法师出生、读书和修行在清代，弘法在民国，清末民初正是我国灾难深重的变革时代。这个时代，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文化备受质疑，尤其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儒家学说随着清王朝统治的结束也几乎被彻底否定。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面对儒教和佛教悉衰的背景，印光法师在弘法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信不但没有丝毫动摇，而且十分善巧地以佛教统摄儒教，形成了“生入圣贤之域，没归极乐之邦”的教义特色。其“敦伦尽分，闲邪存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以深信愿，持佛名号”的教义大纲充分体现了儒佛兼弘、儒佛双美的特色。

印光法师的示现与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大师十分相像，二者都是先治儒学并批驳佛教，后来幡然悔悟，出家为僧，弘扬佛法，又兼摄儒教。印光法师在《净土决疑论》中回顾了自己由学儒辟佛到出家为僧的心路历程：“年当志学，不逢善友。未闻圣贤传薪之

道，争服韩、欧辟佛之毒。学问未成，业力先现。从兹病困数年，不能事事。谛思天地鬼神，如此昭著。古今圣贤，如此众多。况佛法自无权力以胁人服从，必赖圣君贤相护持，方能流通天下耳。倘其法果如韩、欧所言，悖叛圣道，为害中国。岂但古今圣君贤相，不能相容于世。而天地鬼神，将亦诛灭无遗也久矣。又何待韩、欧等托空言而辟之也耶？《中庸》谓君子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与能。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韩、欧虽贤，其去圣人远甚。况圣人所不知不能者乎！佛法殆非凡情世智所能测度之法也。遂顿革先心，出家为僧。”

印光法师继承佛教先贤以佛摄儒，将儒教定位为世间善法，摄归为佛教人天乘教法。他的同乡王幼农居士向他请教儒教跟佛教的关系，他回答说“佛教能包含儒教，儒教不能包含佛教”。他在复永嘉某居士书一中谈到：“佛法大无不包，细无不举。譬如一雨普润，卉木同荣。修身、齐家、治国、亲民之道，无不具足。古今来文章盖一时，功业喧宇宙者。与夫至孝仁人，千古景仰。人徒知其迹，而未究其本。若详考其来脉，则其精神志节，皆由学佛以培植之。他则不必提起。且如宋儒发明圣人心法，尚资佛法，以为模范。况其他哉？”印光法师认为儒教和佛教“其发挥虽有权实浅深，方便究竟之不同，而其所宗之理体，所修之工夫，其大端固无二致也。”他在《儒释一贯序》中说明：“若与佛法互证对释，则诚也，明德也，乃本觉性德也。明也，明

明德也，乃始觉修德也。物，即妄想执著。格物，即离妄想执著。离妄想执著，则得如来智慧。格人欲之物，自能彻底显现吾心固有之良知与真知也。故曰其发挥浅深虽有不同，其理体、工夫固无二致也。”印光法师主张儒佛双美，他在复安徽万安校长书中说明：“儒佛二教，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以世无一人不在伦常之内，亦无一人能出心性之外。具此伦常心性，而以佛之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为克己复礼、闲邪存诚、父慈子孝、兄友弟恭之助。由是父子兄弟等，相率而尽伦尽性，以去其幻妄之烦惑，以复其本具之佛性，非但体一，即用亦非有二也。此实也，所云佛化之儒宗，不过表示其实而已，有何不可？”

印光法师提倡儒教主要贡献有以下几点：

一是分析了儒教衰败的原因。他认为儒家衰败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读书人不能依照圣贤的教导躬行实践，而只是把圣贤教导作为博取功名利禄的手段。二是宋明理学为了维护门墙，批驳佛教因果报应、六道轮回等基础教理，不仅破坏佛教的基础，也破坏了儒教教人尽义尽分的基础。他在复常逢春居士书一中说“由彼破斥因果，治天下者皆无所本。纵有施設，均属皮毛。今日全国学校，不读儒书，是彼欲灭佛而反成就其灭儒也。”

二是指出了振兴儒教的路径。找到了儒教衰败的原因，也就找到了振兴儒教的方法。印光法师认为振兴儒教在于两个方面：一是躬行实践圣贤教导。他在复慧龙居士书中说道：“儒道之衰，其源由于理学之破斥三

世因果，六道轮回，俾善无以劝，恶无以惩，以致演出目下之现象，实乃理学之学说导之也。欲振兴儒宗，当以躬行孝慈友恭为事。”二是以佛教因果弥补儒教尽义尽分的不足。他在《儒释一贯序》中指出：“然世间圣人，只教人尽义尽分，佛则详示其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尽义尽分，只能教于上智，不能普摄下愚。若知尽与不尽之善恶果报，纵属下愚，亦必歆善报而惧恶果，虽不欲尽义尽分，亦必勉力尽义尽分矣。”

三是回归儒教原典，注重实理实事。印光法师认为，宋儒诸子诚意正心，躬行实践，诚足为儒门师表，但在修持的下手处和认识论上，错误解读了经典。印光法师撰写《格物致知确解》阐明：“此物，即心中不合天理人情之私欲。一有私欲，则所知所见皆偏而不正。若格除此幻妄不实之私欲，则不偏不易，即心本具之正知自显。一举一动，悉合情理，了无偏僻。此圣人为天下后世所立修己治心之大法。修齐治平在是，超凡入圣亦在是。于此用功最省力，而其所得之利益，随各人之工夫浅深，为贤为圣，乃至为佛，悉由是得，况其下焉者乎？惜后儒不察，以物为事物，以知为知识。则是以根本之根本，认为枝末之枝末。又以枝末之枝末，认为根本之根本。不但不得圣人之意，亦乱圣人之文。何以言之？以欲诚其意，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此极省力，极简便，举念即得之法。弃之不讲，令人推极吾之知识，穷尽天下事物之理，以期诚意正心者，则举世难得其人矣。由宋儒误认物为外物，故后儒只云诚正，而

不提格致。此理极明显，以自命得圣人心传者错解之。致圣人教人修己治心之道，晦塞不彰，可不哀哉！”印光法师评价谢慧霖居士儒学讲演稿说：“汝所讲者甚好，实为根本要义。唯第一章论孔子之天命一段，完全师法宋儒，完全与孔子诗，书，易，春秋之理与名义相悖。儒教诸书说天，那有约佛教理性第一义天之义。宋儒见此义高深，窃取其名义以自尚，欲与佛教争衡。而竟将实事说做空理。”又说：“论儒者，必须按儒教所立之地步身分而论，方可无弊。”也就是说按照儒家经典的本义来阐述。印光法师对于《易经》、《论语》和《孟子》原典的阐释都十分平实贴切，足为致力于修身者学习效法。印光法师对于圣贤心法和修身功夫都十分精到的论述，此不赘述。

余池明居士多年来研究印光法师及印光法师思想，并学修并进。该书是他在学习和研究印光法师文钞过程中，把印光法师关于儒学的重要论述分门别类，汇为一编，并详加注释，名为《印光法师论儒学》，亦作为书局《印祖文钞选注书系》之一推出，希望读者通过本书了解印光法师的儒学思想，切实修身立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使人人都可以为圣贤道脉的薪火相传，做出自己贡献。

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

2012年3月1日



## 印光法师生平简介

中兴净宗印光大师行业记

师讳圣量，字印光，别号常惭愧僧，陕西郃阳赵氏子。幼随兄读儒书，颇以圣学自任，和韩欧辟佛之议。后病困数载，始悟前非，顿革先心。出世缘熟，年二十一，即投终南山南五台莲华洞寺出家，礼道纯和尚剃染，时清光绪七年辛巳岁也。明年，于陕西兴安县双溪寺，印海定律师座下受具。师生六月即病目，几丧明，后虽愈，而目力已损，稍发红，即不能视物。受具时，以师善书，凡戒期中所有写法事宜，悉令代作。写字过多，目发红如血灌。幸师先于湖北莲华寺充照客时，于晒经次，得读残本《龙舒净土文》，而知念佛往生净土法门，乃即生了生脱死之要道。因此目病，乃悟身为苦本，即于闲时，专念佛号，夜众睡后，复起坐念佛，即写字时，亦心不离佛。故虽力疾书写，仍能勉强支持，及写事竟，而目亦全愈。由是深解念佛功德不可思议，而自行化他，一以净土为归，即造端于斯也。

师修净土，久而弥笃，闻红螺山资福寺，为专修净土道场，遂于二十六岁（光绪十二年丙戌）辞师前往。是年十月入堂念佛，沐彻祖之遗泽，而净业大进。翌年正月，告暂假朝五台，毕，仍回资福。历任上客堂香灯寮元等职。三载之中，念佛正行而外，研读大乘经典，

由是深入经藏，妙契佛心，径路修行，理事无碍矣。年三十（十六年庚寅）至北京龙泉寺为行堂。三十一（十七年辛卯）住圆广寺。越二年（十九年癸巳）普陀山法雨寺化闻和尚，入都请藏，检阅料理，相助乏人。众以师作事精慎，进之。化老见师道行超卓，及南归，即请伴行，安单寺之藏经楼。寺众见师励志精修，咸深钦佩，而师欷然不自足也。二十三年丁酉夏，寺众一再坚请讲经，辞不获已，乃为讲弥陀便蒙钞一座。毕，即于珠宝殿侧闭关，两期六载，而学行倍进。出关后，由了余和尚与真达等，特创为莲篷供养，与谛闲法师，先后居之。未几，仍迎归法雨。年四十四（三十年甲辰）因谛老为温州头陀寺请藏，又请入都，助理一切。事毕南旋，仍住法雨经楼。师出家三十余年，终清之世，始终韬晦，不喜与人往来，亦不愿人知其名字，以期昼夜弥陀，早证念佛三昧。

然鼓钟于官，声闻于外，德厚流光，终不可掩。民国纪元，师年五十有二，高鹤年居士，乃取师文数篇，刊入上海佛学丛报，署名常惭。人虽不知为谁，而文字般若，已足引发读者善根。逮民六年（五十七岁）徐蔚如居士，得与其友三书，印行，题曰《印光法师信稿》。七年（五十八岁）搜得师文二十余篇，印于北京，题曰《印光法师文钞》。八年（五十九岁）复搜得师文，再印续编，继合初续为一。九、十两年，复有增益，乃先后铅铸于商务印书馆，木刻于扬州藏经院。十一至十五年间，迭次增广，复于中华书局印行，题曰

《增广印光法师文钞》。夫文以载道，师之文钞流通，而师之道化遂滂泆于海内。如“净土决疑论”、“宗教不宜混滥论”及“与大兴善寺体安和尚书”等，皆言言见谛，字字归宗，上符佛旨，下契生心，发挥禅净奥妙，抉择其间难易，实有发前人未发处。徐氏跋云，大法陵夷，于今为极，不图当世尚有具正知正见如师者，续佛慧命，于是乎在。又云，师之文，盖无一语无来历，深入显出，妙契时机，诚末法中应病良药。可谓善识法要，竭诚倾仰者矣。故当初徐居士特持书奉母，躬诣普陀，竭诚礼覲，恳求摄受，皈依座下。师犹坚持不许，指徐母子往宁波观宗寺皈依谛公。民八年，周孟由兄弟，奉庶祖母登山，再四恳求，必请收为弟子。师观察时机，理难再却，故为各赐法名。此为师许人皈依之始，而文钞亦实为之缘起也。师之为文，不独佛理精邃，即“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五伦八德”等，儒门经世之道，不背于净业三福者，亦必发挥尽致，文义典雅，所以纸贵洛阳，人争请读。由是而慕师道德，渴望列于门墙之善男信女，日益众多。或航海梯山，而请求摄受。或鸿来雁往，而乞赐法名。此二十余年来，皈依师座之人，实不可以数计。即依教奉行，吃素念佛，精修净业，得遂生西之士女，亦难枚举。然则师之以文字摄化众生，利益世间，有不可思议者矣。

师之耳提面命，开导学人，本诸经论，流自肺腑。不离因果，不涉虚文。应折伏者，禅宿儒魁，或遭呵斥，即达官显宦，绝无假借。应摄受者，后生末学，未

尝拒却，纵农夫仆妇，亦与优容。一种平怀，三根普利，情无适莫，唯理是依。但念时当叔季，世风日下，非提倡因果报应，不足以挽颓风而正人心。人根陋劣，非实行信愿念佛，决不能了生死而出轮回。故不拘贵贱贤愚，男女老幼，凡有请益，必以“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因果报应，生死轮回之实事实理，谆谆启迪，令人深生憬悟，以立为人处世之根基。进以“真为生死，发菩提心，信愿念佛，求生西方”之坦途要道，教人切实奉行，以作超凡入圣之捷径。虽深通宗教，从不谈玄说妙。必使人人皆知而能行，闻者悉皆当下受益。此即莲池大师，论辩融老人之言曰，此老可敬处，正在此耳。因师平实无奇，言行合一，所以真修实践之士，咸乐亲近。致使叩关问道者，亦多难胜数。且师以法为重，以道为尊，名闻利养，不介于怀。民十一年（六十二岁）定海县陶在东知事，会稽道黄涵之道尹，汇师道行，呈请大总统徐，题赐“悟彻圆明”匾额一方。贾送普陀，香花供养，极盛一时。缙素欣羨，师则若罔闻知。有叩之者，答以“虚空楼阁，自无实德，惭愧不已，荣从何来”等语。当今竞尚浮夸之秋，而澹泊如师，实足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砥柱，若道若俗，获益良多。

师俭以自奉，厚以待人。凡善信男女，供养香敬，悉皆代人广种福田，用于流通经籍，与救济饥贫。但权衡轻重，先其所急，而为措施。如民十五年（六十六岁）长安被困，解围后，即以印文钞之款，急拨三千

圆，托人速汇赈济。凡闻何方被灾告急，必尽力提倡捐助，以期救援。二十四年（七十五岁）陕省大旱，得王幼农居士函告，即取存折，令人速汇一千圆助急赈。汇后，令德森查账，折中所存，仅百余圆。而报国寺一切需用，全赖维持，亦不介意。二十五年（七十六岁）应“上海护国息灾法会”说法时，闻绥远灾情严重，即对众发表，以当时一千余人皈依求戒等香敬，计洋二千九百余圆，尽数捐去，再自拨原存印书之款一千圆为倡。及回苏，众在车站迎接，请师上灵岩一观近年景象。犹急往报国，取折飭汇讫，而后伴众登山。师之导众救灾，已饥已溺之深心，类皆如是。魏梅荪，王幼农等居士，在南京三汊河，发起创办法云寺放生念佛道场，请师参加，并订定寺规。继由任心白居士，商请上海冯梦华、王一亭、姚文敷、关綢之、黄涵之等诸大居士，开办佛教慈幼院于其间，一一皆仗师之德望，启人信仰，而得成就。且对慈幼院之教养赤贫子弟，师益极力助成。其中经费，由师劝募，及自捐者，为数颇巨。即上海市佛教会所办慈幼院，师亦力为赞勳。至其法施，则自印送《安士全书》以来，及创办“弘化社”，二十余年，所印各书，不下四五百万部，佛像亦在百万余帧，法化之弘，亦复滂溥中外。综观师之一言一行，无非代佛宣化，以期挽救世道人心，俾贤才辈出，福国利民。而其自奉，食唯充饥，不求适口。衣取御寒，厌弃美丽。有供养珍美衣食，非却而不受，即转锡他人。若普通物品，辄令持交库房，俾大众共享，决不自用。

此虽细行，亦足为末世佛子，矜式者也。

师之维护法门，功难思议。其最重要者，若前次欧战时，政府有移德侨驻普陀之议。师恐有碍大众清修，特函嘱陈锡周居士，转托要人疏通，其事遂寝。民十一年（六十二岁）江苏义务教育期成会会长等，呈准省府借寺庙作校舍。定海知事陶在东，函师挽救。师即函请王幼农、魏梅荪二居士设法，并令妙莲和尚奔走，遂蒙当局明令保护。十六年（六十七岁）政局初更，寺产毫无保障，几伏灭教之祸，而普陀首当其冲。由师舍命力争，始得苟延残喘。及某君长内政，数提庙产兴学之议，竟致举国缙素，惊惶无措。幸师与谛老在申，得集热心护法诸居士计议，先疏通某君，次派代表请愿，而议未实行。逮某君将退，又颁驱僧夺产条例，期次第剥夺，以达灭教目的。幸条例公布，某即交卸，得赵次陇部长接篆，师特函呈设法，遂无形取消。继嘱焦易堂居士等鼎力斡旋，始将条例修正，僧侣得以苟安。二十二三年（七十三四岁）安徽阜阳古刹资福寺，唐尉迟敬德造供三佛存焉，全寺为学校占据。山西五台碧山寺广济茅篷，横遭厄运。两皆涉讼官厅，当道偏听一面之辞，二寺几将废灭。各得师一函，忽转视听。广济因此立定真正十方，永远安心办道之基础。资福亦从兹保全，渐次中兴。二十四年（七十五岁）全国教育会议，某教厅长，提议全国寺产作教育基金，全国寺庙改为学校。议决，呈请内政部，大学院备案。报端揭载，群为震惊。时由佛教会理事长圆瑛法师，及常务理事大悲明

道诸师，关黄屈等诸居士，同至报国叩关请示。师以卫教相勉，及示办法。返沪开会，公举代表，入都请愿。仗师光照，教难解除。江西庙产，自二十二至二十五（七十六岁）四年之内，发生三次大风波，几有灭尽无遗之势。虽由德森历年呼吁，力竭声嘶。中国佛教会，亦多次设法。终得师之慈光加被，感动诸大护法，群起营救，一一达到美满结果，仍保安全。此其荦荦大者。其他小节，于一函或数言之下，消除劫难，解释祸胎，则随时随处，所在有之，不胜枚举。非师之道德，足以上感龙天，下孚群情，乌能至此。

师之无缘慈悲，化及囹圄，及与异类。民十一二年，应定海县陶知事请，物色讲师，至监狱宣讲，乃推智德法师应聘。师令宣讲安士全书等，关于因果报应，净土法门各要旨，狱囚亦多受感化。及沪上王一亭、沈惺叔等居士，发起江苏监狱感化会，聘师为名誉会长。讲师邓朴君、戚则周（即明道师在俗姓名）、乔恂如等居士，皆师之皈依弟子。由师示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及注重因果、提倡净土，为讲演之要目。而狱官监犯，因之改过迁善，归心大法，吃素念佛者，亦大有其人。其于异类也，十九年（七十岁）二月，师由申太平，赴苏报国，铺盖衣箱，附来臭虫极多。孳生之蕃，致关房会客窗口与外之几上，夏秋之间，均常见臭虫往来。有弟子念师年老，不堪其扰，屡请入内代为收拾，师皆峻拒不许。且云，此只怪自己无道德。古高僧，不耐臭虫之扰，乃告之曰，畜生，你来打差，当迁你单。

虫即相率而去。吾今修持不力，无此感应，夫复何言。泰然处之，终不介意。至二十二年（七十三岁）臭虫忽然绝迹，师亦不对人言。时近端午，德森念及问师，答云：“没有了。”森以为师年老眼花，故一再坚请入内检查，确已净尽，了无踪迹，殆亦为师迁单去矣。师在关净课外，常持大悲咒加持水米，以赐诸医束手之危病者，辄见奇效。一日报国藏经楼，发现无数白蚁，师在山闻之，赐大悲水令洒之，白蚁亦从此绝迹，此为二十七年夏事也。师之法力神应，类多如此。

师固不喜眷属，故无出家剃徒。然渴仰亲近，迭承训诲，深沾法益，在家二众，不可胜数。其出家缁侣，除与谛老法师为最相契之莲友外，而久承摄受，饱餐法乳，仍承以莲友相待者，过去则有了余和尚，现在尚有了清和尚及真达二人。确居学人之列者，已故则有圆光、康泽、慧近、明道诸师。现在尚有妙莲、心净二和尚，及莲因、明西二师，与妙真、了然、德森等，暨现在灵岩报国二寺诸师。此乃专指常久亲近，屡蒙教导提携，沐恩戴德，有逾剃度恩师者。若随缘请益，通函问道，及读师之文钞，与流通各书，而沐法泽者，盖亦不可胜举。然则师虽不收徒弟，而中外真正佛子，实多数赖以为师。师又宿誓不作寺庙主，自客居法雨，二十余年，晦迹精修，绝少他往。自民国七年，印《安士全书》以来，迭因事至沪，苦乏安居之所。真达于民十一年，翻造太平寺时，为师特辟净室一间，从此来沪，卓锡太平。而力护法门诸君子，如南京魏梅菴，西安王幼



农，维扬王慧常，江西许止净，嘉兴范古农，沪上冯梦华、施省之、王一亭、闻兰亭、朱子桥、屈文六、黄涵之、关綱之等诸居士，或因私人问道，或因社会慈善，有所咨询，亦时莅太平，向师请益。至各方投函者，更仆难胜数。则太平兰若，名传遐迩，亦自师显。至民十七年（六十八岁）师因厌交通太便，信札太多，人事太繁，急欲觅地归隐。真达乃与关綱之、沈惺叔、赵云韶诸大居士商。三居士，遂将苏州报国寺，举以供养。即由弘伞、明道二人，前往接管，真达以数千圆修葺。故十八年，师离山在沪，校印各书，急欲结束归隐，时有广东弟子黄筱伟居士等数人，建筑精舍，决欲迎师赴香港，师已允往。真达乃以江浙佛地，信众尤多，一再坚留。终以法缘所在，遂于十九年（七十岁）二月往苏，即就报国掩关。先是木渎灵岩，真达请示于师，立为十方专修净业道场，一切规约章程，悉秉师志而定。三四年来，以旧堂狭隘，不能容众，正在设法改建堂寮，从事刷新。适师至苏，与灵岩咫尺，内外施設，请益多缘，而仰承指导，日就振兴。灵岩迄今，推为我国净土宗第二道场者，岂偶然哉。师在关中，佛课余暇，圆成“普陀”、“清凉”、“峨眉”、“九华”各志之修辑，及函复弟子学人问法。今四山志，已早出版流通，函答诸文亦已有文钞续编印行，多为师至苏以后之所赐者，可谓恒顺众生，无有疲厌者矣。逮二十六年（七十七岁）冬，为时局所迫，苏垣势不可不住，不得已，顺妙真等请，移锡灵岩。安居才满三载，孰料智积